

安澜

周刊

1版

2025年
3月13日
星期四
责任编辑：
程凯 王荣
美术编辑：
张海珍

投稿邮箱：
05172008@163.com

诗中淮安

特约撰稿 石佳峰

淮安，这座江淮大地上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宛如一部厚重的古籍，它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镌刻着岁月故事，而古代诗人们留下的绝美诗词，便是开启这部古籍的钥匙，引领我们穿越时光，领略淮安往昔的万千风姿。

早在唐代，淮安便已闯入诗人们的眼眸，如一颗石子投入心湖，撩拨起他们的诗情。骆宾王的诗《早发淮口望盱眙》仿若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，带着历史的墨香，向我们徐徐展示淮安的山川形胜。“养蒙分四渎，习坎奠三荆”，起笔气势雄浑，寥寥数语，便精准点明淮安地理位置之关键，四渎滋养、三荆拱卫，仿若能看到千年前这片土地就已被自然与历史的大手稳稳托举。诗人行舟水上，眼中的淮安是“背流桐柏远，逗浦木兰轻”，桐柏山的潺潺流水悠悠向远方奔去，木兰舟在浦口轻盈飘荡，山水相依、动静成趣，勾勒出淮安质朴灵动的轮廓，让人不禁遥想当年那超脱尘俗的清幽之景，似能听见岁月在山水间的浅吟低唱。

刘禹锡与淮安缘分匪浅，其组诗《淮阴行》宛如细腻的民俗画卷，展现了淮阴的烟火日常。“簇簇淮阴市，竹楼缘岸上”，寥寥几字，便让热闹的淮阴集市场面鲜活起来，岸边成排的竹楼错落有致，带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情。百姓们穿梭其间，买卖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橹竿林立渡口，一派喧嚣尘世中的盎然生机扑面而来。岁末，他又留下《岁杪将发楚州呈乐天》一诗，“楚泽雪初霁，楚城春欲归”，雪后初晴的楚地，寒意尚未散尽，却已悄然在角落孕育着春的希望，这份细腻入微的季候观察，饱含着他羁旅途中复杂而深沉的心绪，既有对前路

的期许，又难掩离乡的惆怅，恰似寒夜中的孤星，微弱却醒目。

好友白居易与他唱和，其诗《除日答

梦得同发楚州》里满是真挚情谊。“共作千里伴，俱为一郡回”，两位大诗人结伴同行，在楚州迎来岁除，长途跋涉中，他们互诉衷肠。“山雪晚犹在，淮冰晴欲开”，山上残雪、淮水薄冰，勾勒出冬日淮安的清冷，恰似一幅素淡的雪景图，而友情的温暖在这清冷背景下愈发熠熠生辉，如寒夜篝火，暖人心扉。

欧阳修的诗《将至淮安马上早行学谢灵运体六韵》则从另一个视角，带我们领略淮安清晨之景。“晴霞煦东浦，惊鸟动烟林。曙河兼斗没，杳嶂隐云深”，晴日霞光温柔洒在东边水畔，受惊的飞鸟划过烟雾缭绕的树林，破晓时分星河隐退，层叠的山峦隐入深沉的云海，宛若一首梦幻的晨起序曲，尽显淮安郊外的清幽与神秘，让人仿佛身临其境，与诗人一同策马穿行在这如梦之境。

宋之问的诗《初宿淮口》，则满是羁旅愁思，“孤舟汴河水，去国情无已。晚泊投楚乡，明月清淮里”，一叶孤舟漂泊在汴河上，思乡之情绵绵不绝，夜晚泊于楚乡，明月洒在清淮之上，更添孤寂，而“汴河东泻路穷兹，洛阳西顾日增悲。夜闻楚歌思欲断，况值淮南木落

时”，进一步渲染愁绪，东去的汴河、遥远的洛阳、凄楚的楚歌、凋零的树叶，交织成一张愁网，把诗人困于其中。

步入宋代，文豪苏轼频繁到访淮安，其诸多诗作让这座城愈发鲜活饱满。他在《十月十六日记所见》一诗里，宛如一位忠实的史官，如实记录淮安的民生百态、气候变化，字里行间既有对当地风土的新奇探索，也藏着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关切。王安石的诗《望淮口》则聚焦淮口风光，“白烟弥漫接天涯，黯黯长空一道斜”，极目远眺，淮口茫茫，烟雾与长天融为一体，那一抹黯淡天色，仿若一幅雄浑的泼墨画，彰显出大自然的磅礴伟力，让人对天地浩渺心生敬畏，灵魂也随之震颤。文天祥的诗《发淮安》，满是离乡的眷恋，“朝离洪泽岸头沙，北望盱眙不见家。云外断鸿声渐远，烟中落木景初斜”，清晨离开洪泽，北望家乡不见，天边孤雁声远，烟中落木倾斜，满眼是漂泊的孤寂与对故园的遥望。其诗《淮安军》里，“楚州城外，白杨吹悲风。累累死人冢，死向锋镝中”，又展现出淮安历经战火的沧桑与悲壮，白骨累累、悲风呼啸，读来令人心生哀戚。

元代，诗人们的笔触继续丰富着淮安的诗意版图。陈基的诗《五月五日淮阴》，为淮阴注入别样情愫。“五月五日淮阴郡，半雨半晴楼上楼。菖蒲泛酒我无分，杨柳系船君且留”，节日的淮阴城笼罩在阴晴不定的天色里，城楼上有人凭栏眺望，想饮菖蒲酒却不得，只能看着杨柳系船，满是羁旅难归的无奈与淡淡的乡愁，如同阴天里的一丝雨雾，湿冷而缠绵。吴师道的诗《中秋泊淮安望张仲举助教不至》，“中秋淮浦夜，谁共好怀开。看月坐复坐，可人来不来”，中秋之夜，独在淮安的诗人满心期待友人相聚，却久盼不至，只能对月独坐，把那份落寞与期许融入月色，让淮安的中秋夜多了几分寂寥诗意。杨基的诗《送参政钱诚夫之淮安》，描绘出淮安送别场景的宏大，“潮落大江浑，乌啼曙色分。公侯千万骑，送别隘人门”，潮落江浑、乌啼破晓，大批人马送别，尽显淮安的重要地位与送别时的庄重。而其诗《淮安》，“淮安古地

拥州师，画角金饶且夕吹。烟锁隋堤柳千树，云埋汉垒草离离”，则着眼淮安的历史遗迹与日常军伍氛围，古地驻军、画角声起、隋堤烟柳、汉垒荒草，往昔与今朝在诗中碰撞交融。

明代，淮安继续在诗人们的笔下绽放华彩。李东阳的诗《春日过淮安》，“山郭晴光雨后天，淮流如带绕长川。船灯照水通渔市，城鼓催春入酒筵”，雨后初晴，淮安山水明媚，淮水如丝带环绕，船灯照亮渔市，城鼓催春入席，一幅春日淮安的喜乐图跃然纸上，满是生活的烟火气与春日的蓬勃朝气。姚广孝的诗《淮安览古》，“襟吴带楚客多游，壮丽东南第一州。屏列江山随地转，练铺淮水际天浮”，开篇盛赞淮安地理位置与壮丽风光，山川似屏、淮水如练，气魄宏大；“城头鼓动惊乌鹊，坝口帆开起白鸥。跨下英雄今不见，淡烟斜日使人愁”，又从热闹场景转入对历史的追思，韩信的典故添了几分英雄落寞，淡烟斜日下是对往昔辉煌的凭吊。

清代，淮安依旧是诗人们抒情表意的重要舞台。乾隆皇帝爱新觉罗·弘历南巡至淮安，留下了《阅筑高堰堤工成》一诗，该诗关注水利工程，展现皇家对淮安民生保障的重视，夸赞堤坝修筑之功，也透露对国计民生的思虑。龚自珍途经清江浦，目睹纤夫劳苦，在《己亥杂诗（八十三）》诗中发出“只筹一缆十夫多，细算千艘渡此河”的喟叹，笔锋犀利，满是对底层民众苦难的悲悯，淮安成了他洞察社会弊病的一扇窗，让后人看到那个时代底层人民的沉重身影。

古诗词里的淮安，是山川形胜的汇聚地，是烟火人间的修罗场，也是文人墨客情感的寄托所。它承载着岁月的繁华与沧桑，从自然风光到市井百态，从文人雅趣至民生疾苦，都被封印在这一行行诗句中。时过境迁，当我们重读这些诗词，淮安往昔的风华仿若重生，在历史的深处熠熠生辉，持续散发着迷人魅力，召唤我们去探寻更多被岁月尘封的故事。每一首诗词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，汇聚成淮安历史天空中最耀眼的星河，供后人仰观、遐想、沉醉。